

点三夜

MG
I246.7
162

夜三點

(抗戰小說集)

實售國幣一角二分

戰時出版社編行

金華
麗水
碧湖
正中書局發行

(各地書局報社均有經售)



3 1774 9719 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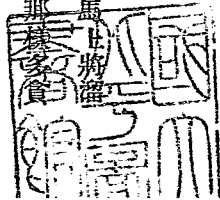
目次

慧子(布德).....	一
老人曾瑞祥(蘇子涵).....	一五
一塊豬肝(老舍).....	二三
征人的哀怨(沙雁).....	四二
夜三點(林適存).....	五八
留守(魯彥).....	七〇
三個符號(臧東).....	八三

慧子

布德

這一天『征發』(一)的成績不佳。瘦西湖嘖嘖塔上的陽光，眼看得馬止將盤



走了，而吉田三太郎還只到手十八只鷄，五十多斤山芋，想着營帳里有那樣多貧
饑的嘴看到這寒愴的收獲一準要埋怨他無能時，他要感到恥辱而且不安。他不是
不記得從懷來，涿鹿那一帶北部支那的貧窮區，幸四島一還能每天抓來十三四只
鷄和大担大担的葡萄，供十一個伙伴大嚼，相比之下，吉田又怎能否認自己的無
能呢？因為所有留駐在揚州的伙伴們是全明白的，他們的部隊如今正繫在支那最
繁榮的區域。他自己也不是不明白，這揚州，曾經是自己怎樣憧憬過來的都市，
研究支那文學史的叔父前年還和他談到『十年一覺揚州夢』的詩句和支那人的感
情；揚州，曾經是一個怎樣富有詩情畫意的城，為什麼在過去曾經那樣繁華過來

的都市，如今『征發』的成績還和懷來涿鹿一樣可憐呢？不是吉田無能是什麼？踹過轅門橋時，吉田悲哀的嘆息了。然而，人誰不會尋找理由來掩飾自己的無能呢？轅門橋三三兩兩倒着的死屍使吉田省悟了，不是自己無能，實在是今日的揚州太荒涼了！運河不時截着死滅的支那人滾滾流過，瘦西湖里也滿是死人，揚州的人差不多好像完全死滅，白天人可以看得見耗子在尸身上做家，揚州也實在只好算是死之城市。

可是，這麼說却又不是的，吉田明明看見有一個人影飛跑過街穿進離自己不遠的大屋去了，那樣輕捷，那樣窈窕的影子，不是女人是什麼呢，「一定是」，吉田心裏無端起了火像飛那樣的跳近去敲那扇閉着的門。

事實的教訓告訴吉田，支那女人是不會親自開門來迎接他們的，要怎樣破壞那扇門的本領，吉田可最熟悉。到支那雖然僅僅兩三月的時間，却不知有多少門

多少女的給他打開給他捉到。眼睛比警犬的眼睛還要敏捷，只那麼滴溜溜一轉，馬上便在一架木廚下發現那個剛在街上跑過而看來年紀還不滿二十的「花姑娘」了，如同抓一隻鷄那麼容易，吉田抓住她。這兩個生長在不同的國度里的人語言是定全隔閡的，但彼此都明白彼此要做什么。看到吉田發紅的眼睛，姑娘悲哀的請求了：

『老爺，饒饒我，今天老爺是第七個……』

吉田是完全不會明白這些話的意義的，可是，就是這些話却使吉田更爲惱怒，吉田的記憶頂清楚，他記得：有一次就爲了答應一個支那中年婦人的請求，說是叫吉田的伙伴們每人都守候一個房間，她按次到各房中來，以免當衆出醜，結果，除掉吉田自己，八個伙伴就有七個遭了那女人陰險的毒害；想着這悲痛的記憶，吉田簡直憤恨得難說，他要爲死去的伙伴復仇。有什麼訴說呢？那個可憐的

姑娘被壓倒在地上，第七個？誰能管你一天七個八個，一切日本皇軍是不會知道人道正義是什麼的。

「輕些，放輕些，老爺……」姑娘起初掙扎着，哭着，但後來漸漸嘶啞了，輕了，更輕了……。

不是姑娘變得馴服了，而是姑娘死了。看到這樣情形只能使吉田更加冒火，只輕輕一揮動銀亮的刺刀，那姑娘隆腫小腹上便是一個窟窿。一個窟窿算得什麼？吉田嘆息着『支那姑娘有白膩的皮膚只可惜不中用』便踢開走了。真是，戕害了一個不滿二十歲的支那姑娘算得什麼呢？就在吉田日記簿上依照他自己的統計，到昨天為止，就有兩百九十七，而幸田則比他還多全部的三分之一，就把今天的數目也算進去，最多也不過三百零二。三百零二這數目還不是和他今天『征發』的成績一樣可憐？

而且，誰又能知道吉田近來苦悶的心情呢？吉田曾經是一個仁慈的人，可是戰爭使他離開了妻子，離開了祖國，他看見多少伙伴死在血泊里，生命真如一根鵝毛。血又有什麼可怕呢？如今吉田是在血海里經過長距離游泳過來的人了。戰爭使吉田變成了殘酷。可是，即使是一個最殘酷的人也不會完全被抹煞天性的夢。吉田，他懷念他的妻子慧子，懷念淺草觀音堂紅色的帳篷，懷念小小的櫻花的夢。慧子一定變得更加寂寞而歡喜悵鬱了，淒涼的『下駄』(二)常常地敲響長階吧；孩子也許知道如何使用語言了，但孩子怎知道爸爸却在遼遠的異國？想着出征時慧子握着五色紙條時蒼白的面色和自己『保重自己，孩子的事情是托給你了』的贈言時，誰又能寫得盡吉田心中的幽怨？爲什麼要戰爭呢？知道戰爭又要到什麼時候結束？既不被乾脆的派到前方去，在揚州，游擊隊又出沒得如同狡兔。沒有眼淚是不能想下去的，他想着渡過運河時有疲極的瘦馬喝着泥水，廣島斷了胳膊

還讓着痛趕路……而且，糧食的接濟爲了游擊隊的騷擾一天比一天更難，每天差不多全靠『征發』，靠『征發』能支持到幾時呢？……唉！究竟爲了誰非慘苦到這樣不可啊？！

還能再想下去些什麼呢？沒有什麼好想也沒有什麼時間好給吉田想了，喇嘛塔上最後一點陽光也正在慢慢地飛上天去。

汲水的，燒雞的，人全來了，大家搶着做，也大家搶着吃，營地裏成了戰壕。喝着發下來的太陽牌啤酒，雖然軍營里爲之生色不少，但任怎麼說，吉田總是憂悞的，總想早點回家去，回到慧子的身邊，讓慧子嫩白的手臂擎着黑的鷄尾酒杯送到自己的唇邊來，……

何等甜蜜的想像，何等苦痛的回憶呵！吉田幾乎把大滴的眼淚跌進杯中去，於是，沉默在一旁的川島帶着友誼的憐惜開口了：

『又想慧子了，何苦用愁苦束縛自己呢？我勸你到慰勞所走走去。』

慰勞所是新由東京遣運來供皇軍取樂的婦女，現在正在綠楊旅館住下。高興稱日本婦女勞軍慰問隊是比較漂亮的說法，否則，說是妓館又怎好算錯？那里面究竟有多少大和民族的女兒雖然弄不大清楚，但總之，把那些婦女分號居住那是事實，每個房間都標明號碼，每個房間也都有婦女守候着尋取歡樂的皇軍來。只要是皇軍，無論誰，只要在進口處抽一支籤，便可到籤上寫明號碼的房中去取樂。吉田有意無意的和川島踏上了去綠楊旅館的路，喇嘛塔上最後一瞥陽光也早已飛上天去，剩下來是昏黑，稀散的是星光，夜。

到慰勞隊所時，一進門便望得見檯上矗立的籤筒，四支籤把他們完全分散了，屬於吉田的一支寫明房間號碼是『十六』。

十六號藍色的房帘靜靜垂着。一個日本的青年婦女吐着不勝嬌媚也不知是不

勝厭倦的眼色歡迎吉田進去。

房間的陳設是極其簡單的，除掉床帳桌凳還有什麼呢？只有一朵株籐花供在紫色的窗幔下。

只要掀起紫色的窗幔，可以完全看得清楚十五號房里一切人的動作，要不是隔着這一扇窗，十五十六兩號原只算一個房。

看到紫色的窗幔下快近凋謝的株籐花，吉田一進門就靜默了，離開吉田的慧子憔悴的臉色，應該也像憔悴的花顏了。已經有一個多月不見慧子懷戀的來信了，知道她們又在如何過活呢？孩子又不知怎麼？提到自己嗎？在支那三個月來的生活是自己也怕提起的生活，想到出征時那些長旒的旗幟，還親切如在眼前，吉田比在營里還悵鬱了起來，呆站在一旁的那個青年婦女是無從知道吉田的心事的，沉默佔領了整個房間。

透過紫色的窗幔風把十五號房中的笑話輕輕送過來：

一個皇軍的聲音：「你離開東京多久了？」

另一個聲音輕輕而嬌脆，顯然是女人的：「算來也快近兩月。」

「在東京住在什麼地方呢？」

「宮前町。」

「你沒有丈夫嗎？爲什麼丈夫肯讓你出來呢？一定是他不愛你，……哈哈，可是我倒愛你……」

「丈夫三月前被征調到了支那來。」

「也沒有孩子嗎？你看我替你養……」

「有一個還不滿一歲的孩子，可是，等我到支那還不滿一個月，媽却有信來說孩子因爲斷乳死了。」

夜 三 點

九

皇軍的聲音變得帶有同情的驚詫了：「死了？告訴你丈夫沒有呢？你丈夫在……」

「起初在第五師團司令部，後來就……」

笑語再繼續下去不久，女人便似乎悲傷的沉默了，皇軍則在一旁打哈哈，要女人再給他一個更長的吻，嚙一下舌頭。這時候，可沒有留心十六號紫色的窗幔在吉田顫抖的掌握中完全被掀開了。

對於我們最熟悉的人，我們只要聽到他聲音便能知道是誰，靠着各人音色的不同，我們可以聞聲辨別出來，有那個人能夠說吉田不熟悉慧子的聲音呢？是曾經養過一個小孩的一對情侶呵！

從窗眼中望去那十五號房中被另一個皇軍摟抱的不是慧子是誰，那淡淡的眉毛，額下一粒淡色的硃砂痣！

吉田想不到在支那曾經姦淫了三百以上的女性，這回竟幾乎姦淫到自己的妻子！有什麼話說？自己在支那過的是魔鬼的生活，而軍部是這樣無人道的處置出征將士的家屬。

在人道正義下他完全省悟過來了，開始懺悔用刺刀戳死被自己強姦過的支那婦人的不該；做個虔誠的佛教徒呵，來贖取自己如山的罪惡吧！

可是，隔壁的笑聲又透過窗幔來了，有什麼辦法呢；窗幔又被吉田掀起的那麼大。

男的聲音：『怕什麼痛，哈哈，再來一個……』

女的似乎是哭泣的聲音。

憑什麼不叫吉田不有發紅的眼睛呢？就在隔壁這一個房間另一個皇軍正擁抱着一個女人，而這個女人就是吉田所永久懷戀着的慧子。

夜 三點

一一

而且，說的一切話吉田是完全聽到的，孩子死了！生命是什麼呢？希望是什麼呢？死，一切只有是死，一切只有毀滅！

完全如同一匹脫韁的野馬那樣的，吉田用着畢生的精力突過那一扇窗戶，從那個皇軍手里奪回慧子來。

『吉田！是你？那張上野的留影呢？』女人起初是驚訝，過後却較為沉靜了。

「照片在這兒，孩子死了。」從貼身的內衣袋裏取出三月慧子在上野攝的半身照，吉田完全用流淚代替語言了，上野的櫻花還鮮豔如同昨日，而和櫻花一樣鮮豔的慧子呢？……誰敢再想下去這可怕的生活呢？這比惡夢還要兇惡的生活……一滴一滴的眼淚滴上照片去，而這恥辱的生活是連眼淚也洗刷不盡的。

沒有更多的話，吉田和慧子僅僅只有一個短時的擁抱，便一齊把頭有力的撞

擊着牆壁。

血出來了。血幾乎是噴出來的，牆壁上到處都是，桌上，床上也是；血的償是償還的，一切曾經用別人的血灌溉過自己的生命的人到頭來也必須流血。自然，那十六號房中青年婦女對這突發的事變更要驚駭得不知如何是好，但使人感動而會流淚的，僅僅這是悲劇的本身，以後的事情誰高興管呢？好在十五號房中的皇軍如今是明白了：是戰爭使他的伙伴變成殘酷如同魔鬼，是戰爭使他的伙伴妻子變成了妓女，是戰爭使他的伙伴的兒子死了！……無數的伙伴，無數的同樣悲慘的命運呵！誰發動這戰爭，為什麼發動這戰爭呢？（註三）

註一：即日本軍隊擄掠的行爲。

註二：即日本人穿の木履。

註三：本文原名「第三百零三個」，載八月份大公報。

夜 三 點

老人曾瑞祥

一四

老人曾瑞祥

蘇子涵

冬天的原野是荒涼的。

大江像一條帶子，從江津城外繞過，江邊是碼頭，也是江津人出外的交通要道，從敘府到重慶的輪船是要從這裏經過的。

老人曾瑞祥是江津人。

老人已經七十三歲了，頭髮鬍子同眉毛白成一片，然而却有個健康的身體，毫不露老態，而且有一顆青年人的心。

這是往城裏去的大路，久未下雨，路面上浮着一層灰塵。水田中的水一平如鏡，沒有水的田裏種着各季作物，一片綠色，給冬天的荒涼添了一絲生意。老人曾瑞祥帶着他的第二個兒子在路_L走着，他是送他第二個兒子去從軍的。送兒子

去從軍，這已經是第二次了；兩個月以前，也是在這條路上，老人會瑞祥曾經送他第一個兒子去從軍。

在四十年前，老人會瑞祥正是一個精悍的軍人。他跟着劉省三大帥在台灣住了不少的時候，後來省三大帥因為被日本壓迫退出台灣，他並沒有跟着退出。他從那裏轉到劉永福的黑旗軍中當了一個戰士。他的足跡幾乎印遍了台灣每一片土地。

現在，他退休已經多年了。

每當茶餘酒後，熱情沸騰的時候，老人會瑞祥撫着他白鬍子，向圍着他的青年人，談他在台灣幾年的冒險行動，作戰生活。他越談越興奮，在最末他必加重語氣說：

「孩子們！日本鬼佔了朝鮮，台灣，琉球，東三省……這些地方，這些地方

夜三點

一五

老人會瑞祥

一六

全是我們的；記着：日本鬼是我們的仇人，我們要報仇雪恥！」

青年人全感動了，從生着白鬍子的嘴裏，引起他們的幻想。他們嚮往于生着叢林怪石，海波澎湃的台灣，同時覺得自己騎着高頭駿馬，在華北平原上馳驟，冒着彈雨，向日本鬼衝去。青年人心中心全記下日本鬼子了。

老人會瑞祥便在這光榮的回憶中生活。

從「蘆溝橋事變」到「八一三」全面抗戰發動，這其間有一段極端沉悶的時期，是戰是和，沒有一個人敢肯定的說。

這種情形嘔得老人會瑞祥暴跳如雷，天天叫自己的兒子進城去打探消息。他希望政府早一點同日本開火。

八月十四日是個可紀念的日子。

老人會瑞祥的大兒子，這天在吃了早飯之後，照例進城去打探消息，日晌午

，他帶回一句話：「中國同日本在上海打起來了！」

「打起來了！真的？」

老人會瑞祥睜大了眼。

「真的！」

這兩個字如同兩個霹靂，老人會瑞祥跳了起來。

「這才是我們的好政府，到底要打倒日本鬼了！四十年了，這仇早就該報了！」

從此之後，中國軍隊打敗日本鬼的消息，從一些人的口中傳到老人會瑞祥兩個兒子的耳裏，又從他們的口裏傳到老人會瑞祥的耳裏。

「打得痛快！打得痛快！」

老人會瑞祥捏着拳頭說。

夜 三 點

一七

老人曾瑞祥

一八

又不久，國民政府頒佈國民兵役條例，這消息也從他兩個兒子的口中傳到老人曾瑞祥的耳裏。

「正是時候了，我們已經等待太久了！」

老人曾瑞祥叫他的兒子把一些他認為還可以的青年人約到他的家裏來，他有話說。

一羣熱情的青年人圍着老人曾瑞祥。

「現在政府要徵兵了；要知道，我們是國家的，應該給國家效力。我早就向你們說過，日本鬼是我們的仇人，我們要報仇雪恨。我們的政府是好政府，同日本鬼子打起來了，現在正是我們效力的時候，正是我們報仇的時候。孩子們，當兵去。」

「好！當兵去！」

一羣年青人全紅了臉，亂舞着拳頭，怒氣衝上了斗牛宮。

「好兒子！」老人會瑞祥特別對他大兒子說，「用不着捨不得我，我今年七十三，好象不少了，其確我硬朗得很，再轉去二十年，我都要去打日本鬼。你放心去罷，家裏還有你兄弟呢。」

「我……」

「不用再說，你去當兵。替國家出力，便算孝順我。移孝作忠這句話你都不懂？」

一羣年青人，連老人會瑞祥的大兒子在內，在老人會瑞祥的激勵下，全決定當兵去，他們覺得這個時候去當兵是國民義務，是應該去的。老人會瑞祥的二兒子因為去不成，還在旁生氣呢。『過兩個月你再去罷。』老人會瑞祥撫慰他的二兒子。

夜 三 點

一九

老人會瑞祥

二〇

就在這條路上，老人會瑞祥曾經送他大兒子同其他的夥伴們從軍去了。

現在，又在同一路上，老人會瑞祥又送他二兒子從軍去。

在老人會瑞祥知道南京失陷之後，他便決定叫他第二個兒子從軍去，雖然他現在只有這一個兒子。恰好這時正在徵送壯丁。

「你哥哥走時你也不想去當兵嗎？」老人會瑞祥向他二兒子說，「好的，你現在當兵去。」

「我那時看得眼熱，爸爸。不過現在不打算去，爸爸這樣大的年紀了，身邊只有我一個兒子，哥哥又沒有信來。」

「那不對。有國才有家，國亡了還有家嗎？國家遇見這樣的糟心事，正是我們効力的時候。我老了，不中用，你們年青人是應該的呀。當兵去！還是告訴你的哥哥那句老話，替國家出力，便算孝順我；休要捨不得我。你哥哥沒有信來，」

也許他陣亡了，那正是我求之不得的，多光榮啊！」

年青人是熱情的，對國對家都如此。老人會瑞祥一席話，使年青人的雄心活躍起來，年青人眼前展開一片戰場，那正是流日本鬼的血的地方。

老人會瑞祥帶着他的第二個兒子在路上走着。

路順着小山延展開去，蜿蜒前進，如一條死蛇；路盡頭便是江津城。

老人會瑞祥看着他第二兒子的健壯身體，臉上浮着微笑，年青人身上是嚴肅的。

「第一次上火線不免要慌亂的，」老人會瑞祥說，「不過要自己鎮靜自己，一慌亂，槍也打不好，描頭也不準。你還要記着，衝鋒的時候頂好走前面，走第一個頂好，先掛彩的多半是第三個人或是第四個人。這是幾年冒險生活的經驗。唉！現在我老了，過時了，不能再上戰場去殺日本鬼子！」

老人曾瑞祥

一一一

「爸爸，沒有親人在身邊了，你老人家也要保重！」

「你放心去，我硬朗着呢。我還等着看中國的復興。」

父子倆談着這一類的話，父親把作戰的經驗告訴兒子，無休無歇，路似乎短了。

前面便是江津城，城外那片廣場便是壯丁集合的地方。

愈走愈近。

「起來，不願做奴隸的人們！……」雄壯的歌聲順着空氣飄來，老人曾瑞祥微笑了，他無窮的希望全寄在這羣熱情的年青人身上。

太陽從層雲後現了出來。

一塊豬肝

老舍

大中華的半個身腔已被魔鬼的腳踩住，大中華的頭顱已被魔鬼的拳頭擊碎，只剩下了心房可憐的勇敢的不規則的尚在顫動。這心房以長江爲血，武漢三鎮爲心瓣：每一跳動關係着民族的興亡，每一啓閉輕顯出歷史續絕的消息。牠是流民與傷兵的歸處，也是江山重整的起點。多少車船載來千萬失了國棄了家的男女，到了這裏都不由的壯起胆來渺茫的有了一點希望。就是看一眼那滾滾的長江，與山水的壯麗，也足以使人嚙下苦淚，而想到地靈人傑，用不着悲觀。

江上飛着雪花，灰黃的江水托着原始的木舟與鋼鐵的輪船，浩浩蕩蕩的向東流瀉；像懷着無限的憤慨，時時發出抑鬱不平的波聲。一隻白鷗追隨着一條小舟，頗似一大塊雪，在波浪上起伏。黃鶴樓上有一雙英朗的眼，正隨着這片不易融

夜 三 點

三三

一塊豬肝

二四

化的雪轉動。

前幾天，林森從下江與兩千多難民擠在一條船上，來到武昌。他很難承認自己是個難民，他有知識，有志願，有前途，絕對不能與那些只會吃飯與逃生的老百姓爲伍。可是，知識，志願，與前途，全那裏去了？他逃，他擠，他餓，他餓，他沒任何能力與辦法，和他們沒有絲毫的分別。看見武漢，他隱隱的聽到前幾天的砲聲，看見前幾天的火光。眨一眨眼，「江漢關」與「黃鶴樓」都在火影裏，冒着衝天的黑烟。再眨一眨眼，火影烟塵都不在；他獨自流落在異鄉。身上薄薄的一身西服，皮鞋上裹滿各色的泥漿，獨自扛着簡單得可笑的一個小舖蓋捲。誰？幹什麼？怎回事？他一邊走一邊自問。不是難民！他自己堅決的回答。旅館却很難找，多少鐵一般的面孔，對他發出鋼一般的「沒有房間！」連那麼簡單的舖蓋捲都已變成重担，腿已不能再負邁開的辛苦，他纔找到一間比狗窩稍大的

黑洞。絕對不尊嚴的他爬在那木板上整整睡了一夜，還不如一隻狗那麼驚醒靈動。

醒來，由衣袋裏摸出那還未曾去失的一面小鏡來，他笑了。什麼都沒有了，却仍有這方小鏡照照自己。瘦了許多，鼻眼還是那麼俊秀，只是兩腮凹下不少，嘴角旁顯出兩條深溝，好像是刻成的，微微有些陰影。自己，又不十分正確！到底不是難民！

放下小鏡，他決定忘下以前種種原先就不是凡夫，現在也不能是難民，明日還得成個有爲的人物。這是一貫的馬上要爲將來打算打算。

他過江去看看漢口。車馬的奔馳，人聲的叫鬧，街道的生疎，身上的寒冷，教他沒法思索什麼，計劃什麼。他只覺得孤獨，苦悶。街上沒遇到一個熟臉，終日沒聽到一句同情的話，抱着自己過去的一切志願與光榮，到今天連牢騷也無處

去訴。這個處所是沒有將來的。自己可是無論如何決不肯與難民爲伍。買了份報，沒有看見什麼。他不能這樣在人羣中作個不伸手乞錢的流浪者，他須找個清靜的地方，細細思索一番。把報紙扔掉，想買本刊物拿回旅館去看——黑洞裏不是讀書的地方，算了吧；非常的警扭！不過，刊物各有各的立場；自己也有自己的立場；不讀也沒多大關係。自己的立場是一切活動——對個人的，對國家的——的基礎。這個，一般人是不會有的，所以他們只配作難民，對己對國全無辦法。

在「黃鶴樓」上，看着武漢三鎮的形勝，他心中那些爲自己的打算，和自己平日所抱定的主張，似乎都太小一點；眼前的景物逼迫着他忘了自己，像那隻白鷗似的，自己不過是這風景中小小的一片；要是沒有那道萬古奔流，烟波萬頃的長江，一切就都不會存在；鷗鳥桅帆：連歷史也不會有。寒江上飛着雪花，翻着巨浪，武昌的高傲冷雋，漢口的繁華緊湊，漢陽的謙卑隱秀，使他一想便想到中

國，想到中國的曆史，想到中國偉大的潛在力量。就是那些愚蠢無知的漁夫舟子好像也在那兒支持着一點什麼，既非偶然，也非無用。眼隨着那隻白鷗。他感到一種無以名之的情感，無限，渺茫，而又使他心中發熱眼裏微溫。

但是，這沒有一點實在的用處。他必須爲他自己思索；茫茫的長江，廣大的景物，須拿他自己作爲中心，自己有了辦法，一切纔能都有了辦法。自己的主張，是個人事業的出發點，也是國家轉危爲安的關鍵。順着自己的主張與意見往下看，破碎的江山還可以馬上整理起來，條條有理，頭頭是道。他吐了一口長氣。江上還落着零散的雪花；白鷗已不知隨着江波飄到那裏去了。

是的，他知道自己的思想是前進的。他天然的應常負起救亡圖存的責任。他心中看見一條白光，比長江還長，把全中國都照亮，再沒一點渣滓，一星灰塵，整個的像塊水晶，裏邊印着青的松竹與金色的江河。不讓步，不搬動！把這條白

光必須射出！他挺了挺胸，廿五歲的胸膛，吐出萬丈的豪氣。

雪停了。天天看見長江，天天堅定自己，天天在人羣中擠來擠去，天天踩一鞋泥，天天找不到事作。林磊的志願依然很大，主張依然很堅決，只是沒有機會，一點沒有機會！他會氣餒，但是也不會快活。物質上的享受，因金錢的限制不敢去試嘗；決定不到漢口去，免得看見那些令人羨慕的東西，又引起氣短與傷心。普通的勞作與事情，不屑於投効；精神上的安慰只仗着抱定主意，決不妥協。假若有機會得到大的事情作，既能施展懷抱，又能有物質的享受呢，頂好能在精神上如願以償而身體受些苦處呢，也算不錯；若是只白白受些苦，而遠志莫伸，那就不如閒着。雖然閒着也不好受，可是到底自己不至與難民同流，像狗似的去求盤飯吃。

買了些本刊物，當不落雨的時候，拿到蛇山上去讀。每讀過一篇文字，他便

盡着自己所知道的去描摸，去猜想，去批判。每讀過幾篇文章，他便就着每一篇的批判，把牠們分割出來：那篇是那黨一系的主張，那一篇與那一篇是同聲相應，或異趣相攻。他自信獨具卓見，能看清大時代的思想鬥爭的門戶與旗號，從而自許爲戰士中的一員。這使他歡喜，驕傲；眼前那些剛由內地開出來的兵，各地流亡來的乞丐，都不值得一看；他幾乎忘了前線上冰天雪地裏還有多少萬正規軍隊與義勇軍，正在與敵人血肉相拚，也幾乎忘了自己的家鄉已被敵人燒成一片焦土。反之他渺茫的覺得自己是在一間光暖的大廳中，坐在沙發上，吸着三炮台烟捲，與一些年輕漂亮的男女，討論着革命理論與救亡大計：香暖熱鬧，舒服而激烈。他幻想着自己已作了那羣青年的領袖，引導着他們漂漂亮亮的，精神而激發表着談話，琢磨着字眼，每一個字都含着強烈的鬥爭力量用一篇文章可以打倒多少政敵，掃蕩若干不正確的觀念。想到這裏，他不由的想起許多假想敵來，某

人是某黨，某人是某派，都該用最毒辣的文字去斬伐。他的兩眼放了光。立起來，他用力的扯了扯西服的襟，挺起胸來，向左右顧盼。全城在他的眼中，他覺得山左山右不定藏着多少政匪與仇敵；屋頂上的炊烟彷彿是一些鬼氣，非立即掃清不可。

他這樣立在抱冰堂前或蛇山的背上，恍忽的想到他的英姿是值得刻個全身銅像，立在山上，永垂不朽——革命的烈士。可是，每逢一回到小旅館中，他的熱氣便沉落下去，所有的理論，主張，與立場，都不能使那間黑洞光明一點點。他好似忽然由天堂落到地獄中，這他纔極難堪的覺到自己並沒有力量去克服任何困難，那真正逼着他來到此地受罪的，却是日本，而不是什麼鬼影似的假想敵。到這時候，他纔又想起在『黃鶴樓』頭所得到的感觸與激刺；合起全中國的力量去打日本彷彿纔是最好的辦法；內部的磨擦只是搗鬼。他想到了這個，可是不能深

信，因為實際上去戰爭與犧牲似乎離他太遠；他若這麼去努力，就有點像狗拿耗子，多管閒事。他是生在黨爭的時代，他的知識，志願，全由紙面上的鬥爭與虛榮而來。他的那身西服只宜坐在有暖氣管的屋子裏，他不能了解何謂「沙場」，何謂「流血」他心中有『民衆』這一名詞，但是絕對不能與那把痰吐在地上的人們說過一句話。

他想安心寫些文章，投送到與他的主張相合的刊物去發表，每一篇文章，他決定好，必須是對他已讀過的某篇文章的攻擊或質問。把人家的文章割解開來，他不惜斷章取義的摘取一兩句話去拚死的責難，以便突破一點，而使敵軍全線崩潰。他一方面這樣拆割別人的文章，一方面盤算自己的寫法；費了許多工夫，可是總不易湊成一篇。他有些焦急，但是決定不自餒；越是難產纔越見文藝的良心。

爲思索一詞一語，他有時候在街上去走好幾里路。街上一切的人與事，都像些霧氣，只足以遮障他的視線，而根本與他無關。正這樣喪胆游魂的走着，遠遠的他看見個熟識的背影，頭髮齊齊的護着領子，脖兒長而挺脫，兩肩稍往裏抱着一些，而脊背並不往前探着，頂好看的細腰，一件藍色的短大衣的後襟在膝部左右幌動，下面露出長而鼓滿的腿肚兒。這後影的全部是溫柔，利落，自然，真純；使林磊忽然忘了他正思索着的一切，而給牠配合上一張長而俊麗的臉，兩隻頂水靈的眼永遠欲罷不能的表情，不是微嗔便是淺笑；那小小的鼻子，緊緊的口，永遠輕巧可愛而又尊嚴可畏。他恨不能一步趕上前去，證明那張臉正和他所想起的一樣。而且多着一些他所未見過而可以想像到的表情：驚異，親切，眼中微溼，嘴唇輕顫，露出些光潤美麗的牙來，半晌無語……那個後影是不會錯的，那件藍色短大衣是不會錯的；他只須，必須，趕上前去，那張臉也必不會錯，而且

必定給予他無限的安慰與同情。他是怎樣的孤寂悲苦呀！

可是他的脚不能輕快的往前挪。背影的旁邊還有另個背影：像寫意畫中的人物，未戴帽的頭只是個不甚圓的圈兒。下面極籠統的隨便的披着件臃腫的灰布棉衣。林磊一時想不出這個背影最恰當的像個什麼，他只覺得那是個布口袋，或沒有捆好的一個鋪蓋捲，倚靠着她，是她的致命的累贅。她居然和這個布袋靠得很近，緩緩的向前走！他不能趕上去，不能使布口袋與他分享着她的同情與美麗。他幻想着，假若她的臉若能倒長着，而看見了他，她必會把那件帶腿的行李棄下，而飛跑向他來。這既是決不會有的事，他的苦痛漸漸變為輕蔑與殘酷：她並不是像他想像的那麼真純美妙。說不定，還許是因逃難而變成了妓女呢！不，她快不能作妓女！他後悔了。即使是個妓女，他也得去找她，從地獄中把她救拔出來。他在大學畢業，她剛念完二年級的功課……看着那倆背景，他想起過去的甜美

一塊豬肝

三四

境界。兩年的同學，多少次的接觸，數不過來的小小的親密——積成了一段永難消滅的心史。難道她的一切都是假的？爲什麼和個傷兵靠着肩？隨着她，看到她到底往那裏去！

馬路上迎面過來一隊女兵。只一眼，他收進多少純潔的臉，正氣的眼神，不體面的制服，短而努力前進的腿，她——他急忙把眼又放在那個背影上——莫非也是個女兵？他加快了脚步，已經快追上她，她和那個傷兵進了一座破廟，上台階的時候，她攙起傷兵的左臂；右臂已失，怪不得像個沒捆好的什麼行李捲呢。破廟的門坎上掛着個木牌——××××傷兵醫院。

林磊一夜沒能睡好。那兩個背影似乎比什麼都更難分析，沒有詳密的分析，結論是萬難得到的。救亡圖存的大計，在他心中，是很容易想出來的；只要有一定的立場而思路清楚便會有好的言論與文章；大家都照着文章裏的指示去作，事

情是簡單的。那兩個背影却是極難猜透的謎。盡他所能的往好裏想：她捨去小姐的生活，去從軍去當看護，有什麼意義呢？多少萬職業的士卒，都被打敗；多添一半個女兵，女護士，有什麼好處呢？女子真是頭腦簡單的動物！

一清早，他便立在破廟前，不敢進去，也想不出方法見到她，他只覺得頭昏。天上有一層薄雲，街上沒多少行人，小風涼，他聳着點肩，有意無意的看着那兩扇破廟門。

門裏有了脚步聲，他急忙躲開。一個背着大刀的兵，開開廟門，眼睛直勾勾的立在木牌的前面，好像沒有任何思想，任何表情，而只等着向誰發氣與格鬥。林磊無論如何也不能把她——假若她真是在此地作事——與這樣的簡單得像塊木頭的人們調合在一塊。一些塊乾木頭，與一朵鮮花；一個有革命思想的女兒，與一羣專會廝殺的大漢，怎能住在一處呢？

他開始往回走，把手插在褲袋裏，低頭看着鼻子裏冒出的白氣。他的右肩忽然洗了一下，那個長而俊秀的臉離他的只有半尺來遠，可是眼中並沒有溼。唇也並沒有顫；反之，她的眼中股堅定成熟的神氣，把笑臉的全部支撐得活潑大方，很實在，而又空靈，彷彿不是要把一些深意打入他個人的心中去，而是為更廣泛博大的一些什麼而欣喜。

『磊，你怎麼來的？』

磊答不出一個字。她的臉比往日粗糙了一些，頭髮有許久沒有電燙，神情與往日大不相同；他得想一想纔能肯定的承認她確是舊日的光嬌。這麼想一想的裏面，却藏着些疎遠與苦痛。

『磊，你怎麼了？怎麼直發呆？』光嬌趕上了他的步度，靠住他的肩。
他想起那個布口袋。

「家裏怎樣？」她看了他的臉一下。

磊把手往更深處插了插。

光嬌把頭低下去：「我的家全完了！父母逃是逃出來了，至今沒有信！」

「可是你挺快活？」磊的唇顫動着，把手拔出來一隻，擦了擦鼻子。

「我很快樂！」她皺了下眉：「當逃難的時候，父母失散，人財兩空，我只感到窮困微弱，像風暴裏的一個落葉。後來，遇到一羣受傷的將士與兵丁，他們有的斷了臂，有的癱了腿，有的血流不住，有的疼痛難忍。他們可是仍想活着，還想病好再上沙場。他們簡單，真是簡單，只有一條命，只有一個心眼——把命喪在戰場！我呢，什麼也沒有了，可還有這條命。這條命，我就想，須放在一個心裏；我得作些什麼。我就隨着他們來到此處，作了他們的姐妹。」

「他們爲誰打？他們不知道。」磊給滿腹的牢騷打開了閘：「他們受傷，他

們死；爲什麼？不知道！你去救護他們，立在什麼立場上，有什麼全盤的計劃？

嘔，把一兩個傷兵的臂裹好就能轉敗爲勝？」

光嬌笑了。「我沒有任何立場與計劃，我只求賣我個人的力量，救一個戰士便多保存一分戰鬥力。父母可以死，家產可以丟掉，立場主張可以拋開，我要作馬上能作該作的事。我只剩了一個理想 就是人人出力，國必不亡。國是我的父母，大家是我的兄弟姐妹。一路軍也好，七路軍也好，凡是爲國流血的都是英雄；凡是專注意到軍隊的系屬而有所重輕的都是愚蠢。」

「完全與青年會，紅十字會的愚人一樣，」磊的笑聲很高，很冷：「婦人之仁！」

「是的，我將永不撒手這個婦人之仁。」她沒有笑，也沒有一點氣：「我相信我自己現在不空虛，因爲我是與傷兵們的血肉相親：我看見了要國不要命的事

實，所以我的血肉也須投在戰潮中。假若兵們在我的照料勞作而外，還要我的身體，我決不吝惜；我的肉並不比他們的高貴。可是他們對我都敬重；我袋中有一角錢也爲他們花了，他們買一分錢的花生也給我幾個。在這兒，我明白了什麼叫作真純，什麼叫作熱烈。」

「連報紙也不看？」磊惡意的問。

「不但看，而且得由我詳細的講解；在講解之中，他們告訴我許多戰績，人名，地名，風景，物產。他們不懂得的是那些新名詞，我不懂得的是中國的人，地，事情。他們纔是真正的中國人；生在中國，爲中國而死，明白中國事。我們，」光嬌又笑了，「平日只顧了翻譯外國書，却一點不曉得中國事。美國鬧什麼黨派，我們也隨着鬧，竟自不曉得那是無中生有，白天鬧鬼！」她忽然立住了，「噲！走過了！」

一塊豬肝

四〇

「走過了什麼？」

「肉舖！我出來給劉排長買二毛錢的豬肝。」她扭頭往回走，走了兩步，又轉回來：「他的血流得太多了，醫院裏又沒有優待的飯食；所以我得給他買點豬肝你有錢沒有？這是我最後的兩毛錢了！」

林磊掏出一塊錢的票子來。她接過去，笑着，跳着，鑽進一家小肉舖去。天上的薄雲裂開一條長縫，射出點陽光來。也看見了自己的影子，瘦長的在地上臥着。

「婦女是沒有理想的，」他輕輕的對自己說：「一個最醜的孩子也是媽媽的寶貝兒！誰給她送一束花，誰便是愛人；到如今，誰流點血便是英雄！」他想毫不客氣的把這個告訴她，教她去思索一下。

她由小肉舖輕巧的跳出來，手中托着塊紫紅的肝。她兩眼釘在肝上，嘴角透

出點笑，像看着個最可愛的小孩的臉似的。

他急忙的走開。陽光又被雲遮住。眼前時時的現出一塊紫紅的豬肝——豬肝的一邊有些人，有些事；豬肝的另一邊什麼也沒有；彷彿是一活一死的兩個小世界似的。

夜 三 點

四 一

征人的哀怨

四二

征人的哀怨

沙雁

山川草木轉荒涼，十里風醒新戰場。

征馬不嘶人不語，金川城外立斜陽。

暮靄，漸漸蒼茫了。

貞夫卸了武裝，孤獨地走出營房，營房外，就是一片荒蕪的廣場，場上沒有建築，四圍所有的房屋，差不多已在猛烈的轟炸後，頹場的頹場，震倒的震倒，遭着燃燒的燃燒，這里，全失了完整的景象，一切祇充分地顯露着荒涼，淒寂。生之氣息，是再也尋不着了。

貞夫站立在廣場的一角，眼望着近前一處處火焚的殘燼餘骸，一片片傾毀的破瓦頹垣，不由得他感觸得激動了起來。

他，輕輕地搖搖頭，悲哀橫溢了他的心胸了。他於是徘徊着，從徘徊的慢步中，他低吟着忽然泛上記憶的幾句詩，這詩是什麼人寫的，是什麼時候的作品，他一時在記憶中已搜尋不出了。

在他的心底，隱伏着一脈無名的哀思，這哀思中充滿鄉情，鄉情，這是如何使他不堪回想的啊！

五月，是石榴花開遍了的時節，櫻子，該是熟透了，他想，假使要是在平常的日子，在祖國的海島上，海，靜靜的臥在村前，海濱，漁夫舟子，歌唱着動人的調子，在綠葉蔭蔭的岸邊，度着安閒的生活，這情調是如何幽美啊！

南國的熱風，是吹不到這裏的，祇狡健的海燕的雙翅帶來了季的訊息，是夏天了。

夏天，這島國特風情的節季，貞夫是永遠永遠不會在腦海消逝了這令人迷戀

征人的哀怨

四四

的印象的。

海之浴。

夏之旅。

……

……

往事，一串串的閃過他的記憶，祖國的一切物象猶如映畫般的在他清晰的意識上翻捲去。

富士山頂的雪，長年是體體的，

東京街頭的行人，男的，女的交織着，

街頭上的車馬，來往地急速地奔馳，

幽悒的行藝者，歌聲繞着街巷，街巷，靜穆着。

夏之島，是靜溢的。

城子裏的午晡，

村鄉閒的夜。

人們的心。

如果，不是偶兒叫賣者的鈴聲，喊叫，只讓一切潛伏在鷄啼犬吠中，夏的祖國簡直就是默然的了。

在這樣的祖國，在這樣的故鄉，在代子溫柔的款待中，是多麼够陶醉的啊！代子，是貞夫的愛人，她們從孩子的時代，就相愛着，一直到她也跟着貞夫入了帝大之後，她們的感情，她們的心，更凝合，更密結，更織成了一個。

代子，二十了。她發育得完全像個成年的女人，體魄是那麽健壯，胸部已高聳了雙峯，臀部也呈現了非常豐美的凸出，她這一切，裝襯着流行的西服，越顯

夜 三 點

四五

得她那一幅東方的西洋美了。

在偏壓左鬢的修長的捲髮下，那橢圓的面頰，長的睫毛，彎的眉，雙皮大眼睛，單的酒渦，均勻的調和了她的臉龐，脣上常帶的微笑，笑中淡淡的欣喜，快慰，這是如何永鑿着貞夫，使他永世難忘的啊！

他記得代子，他記得她的馴順，他記得她的好處，代子，他的心。

他不曾忘了海灘沙上的散步，黃昏歸雀的晚唱，她緩步而行，他手捺在她的背上，他們肩並着肩，鬢髮在晚風中，磨拂着，脚步如一，心是默合着，大家沒有一言，萬丈的心之火苗，溶瀉了兩人的情懷。

清涼的晚風，夾着海的溼潤，撲在人的身上，使人感到一種輕快之意，腳底下的細沙，如綢緞的起着縐，人從沙上走過，壓平了沙波，留下了足跡，讓潮漲時，再來填洗。在這麼安靜的黃昏中，慢步着，躡着看眼前漸被海風吹起的波濤

浪花，天邊，正渲染得繽紛的霞彩，這時，天在大海中，投上一幅奇麗的晚景，金波白鷗，相互追逐，遼遠的天際，暮靄中，消逝的桅帆，他們不禁穆然了。

他們停着脚，貞夫手拉代子，半響無語，兩隻眸子，互放着希望的光彩，心是越熱了。

在夜色冥朦中，一對人影緊緊擁抱着了。

站立廣場一角的貞夫，深深的陶醉在鄉情的遐思中，想着他祖國的一切。家，家之歡快。想到這里，他天真的流露了笑痕，不自禁輕喚着：

『代子，我的……代子；』

這帶着欣慰的自語，在他不自覺中現出來。但，這祇是一霎時的，很快的他就陷進一段可怕回憶中了。

他清楚地記得，那是昭和十二年深秋的一個麗日，第一次徵兵的大命，落在

他的身上了。

當時，雖然他是如何惶恐，驚懼，但這是不能抗拒的事啊！當日的街頭，叨叨私議着，每家應徵的，誰不在心上結下一陰森的瘡瘡。

他和他的家人，面對着御命，淒苦的相視無言，誰有好法子擺脫呢！

雖然大和民族的血液中，充滿着武士道的氣質，但無謂的死之威脅，終於無限量的減退着每個人民應徵的勇氣，因此，當徵兵的大命降落在每個島國人民的肩頭時，立刻在民間就發生了刺激作用，人民在最下層低低的咀咒着他們反動的法西斯軍閥的侵略戰爭了！

在貞夫接到入伍通知的這天晚上，他約了代子在一家料理店辭行。他從代子的家出來，並未叫街車，倆人親熱地相攜而行。街上的行人街車和平常一般的熙攘着，祇是人們的顏色更顯得難看了。

人們談的大半都是關於徵兵的事，但聲音都是低微的，他們沿着馬路向前走，貞夫心里在想着什麼一件事，代子看了沒敢驚擾他，他們祇偶兒用力更挾緊了肩膀。

料理店，是位在十字街頭一個轉角處，地方雖然是相當的熱鬧的大街，但由於那店的大規模，所以坐在店裏的人並不覺得如何繁雜。

他們是坐在二樓的一個火車間，地方靠着街窗坐在窗裏的人，不要動就可看見街心來往的車馬的。

他們隨便叫了些東西，就坐着休息。

貞夫面對着代子，祇管呆呆地看，雖然他們是這麼相熟的一對，但代子也被看得覺到有點不好意思起來。

『看什麼？』她低着頭，含羞撒嬌地說。

夜 三 點

四九

「……」貞夫沒有立刻回答她，代子覺得更局足了。

「有什麼好看？」她更撒嬌地說。

「沒什麼，」他答她。

「不，你一定有……」

「……」

「……」

貞夫的情感陷入遏斯地里的狀態中，他們中間籠罩了一層濃厚愁慘。

「代子，我將要受命出征了，……」貞夫終於打開這僵局。

「啊，你被徵？……」代子非常震驚着。

「是的，將被徵派到支那去。」貞夫說着對代子的面上牢牢地釘視着，他看

代子的面孔在漸漸變化，顯得陰沉了。貞夫痛苦地沒有一句話來安慰她，她同樣

在心裏也反復着搜尋可以安慰他的話。半響。

「啊，我們爲什麼要打支那啊？」

貞夫出乎意外地聽到這句話，立刻用手指壓在自己的嘴上，同時發出了，「啊！」的聲音，表示要當心莫被警視廳的暗探聽着！

代子重新垂下頭，倆人又無語了。

「皇軍萬歲！」

「支那征服勝利！」

羣衆的歡呼，和熱鬧的軍樂，交響着蕩在太空，貞夫聽了這聲音，站起來，拉着代子立在窗前，看着那正在街心行進着的軍隊，街兩旁是無數奉命送出征的軍人的民衆，大家不得已焦急地候着隊伍的過去。

貞夫看看沒意思，轉過頭望着代子苦笑，隨即就坐下了。

夜 三 點

五一

「酒，」貞夫對了一個下女招着手吩咐着。

代子雖然阻止他，勸他到公園去走走。但兩分鐘後，一瓶強烈的「威士吉」已開始被他一杯一杯飲着了。

無名的苦惱，襲着他們的心，酒，成了貞夫發洩的唯一對象。

一瓶，兩瓶，貞夫有點暈眩了，代子再不讓他狂飯了，付了錢，她扶着他走出了料理店。

八月的夜風，有點涼，貞夫抖了下，酒，慢慢被消解着。這時，街上的人們已散，霓虹燈在街頭顯得更光明了。

代子扶着他走在行人稀疏的街上，低低地說：

「醉了吧！」

「……………」貞夫搖搖頭。

他們又繼續走過去。到他們分手的街頭了，這時貞夫清醒來，熱烈地握着她的手，很久很久。他們終互道了：「再會！」各自歸去了。

貞夫踏上征途了。

這天的情形，和那天是一般的，街上列了兩行肉的牆壁，每個人手裏執着上面寫了：「送遠征支那皇軍！」和「皇軍萬歲」口號的旗幟。

人擠着人肩靠着肩，景象顯得異常的熱烈，但是背後卻是一把辛酸的淚。在人叢中雜着出征者的老父慈母，嬌妻愛子和好友，他們一個個眼望着自己的兒子，夫婿，情人，將走上戰場，從此便生離死別了，試想誰能身當此景而不黯然神傷呢！

夾在兩行人的街巷中的隊伍，雖然武裝是那麼整齊，武器那麼完備，但他們精神却無論如何是散亂的，在一致高筒的皮鞋下，發出滯悶的聲音，他們儘管有

兩旁的歡呼，歡呼是如何的高，然而，一種可怕的陰影，是離不開他們的心頭的。

貞夫和衆人一樣，夢一般破命着人了伍，現在將被送往支那戰場了，這時他的心境說不上是怎樣的一種滋味感到一片寂寞。

貞夫在大隊的行列中垂着頭。

代子擠在人叢中。失魂落魄在沒精打彩地探視着她的貞夫，大隊，在她眼前一橫列，一橫列地過去了，她失望地低下頭，她想：「貞夫去遠了，我來晚了罷！」她想着，看看手腕上的表，是沒晚呵，然後，再抬起頭鷹樣地搜尋着，猛地她發現了他，她振振精神，高揚了一下手中的旗，意思要引起貞夫的注意，其實，貞夫早已看着她了，她們倆的眼像兩條電的閃光，觸着發生了熱和力。

這時，代子再忍不住眶中的淚了，於是成串地落下來打溼了胸襟。

貞夫，看着這情景，心裏油煎地難熬，幾次把淚水流下自己的肚子，隊伍終於走過了。雖然他幾次的掉過頭向地探視着，然而，遠了，遠了，雙方的視線斷了，代子的影子便消逝了。

就這樣貞夫登上停在東京灣的軍艦，拋了家，留下愛人，別了故鄉，遠離了島國，向着支那的疆土來了。

貞夫，眼見着自己的手足，自己的國人，一些良善的人民，活生生地被迫而死亡了，千個，萬，個，轉眼成了炮灰，雖然支那的土地佔領得一天多一天，但正比例地自己的兄弟的死亡，不是跟着無限的死傷嗎。

每次，當他聽到緊急的衝鋒號，心簡直就要跳出心腔了，炮火和血花一樣的飛躍，骨肉和瓦礫是一般的狼籍，往日他所聽到的不費一槍一彈的征服支那論，今天他已深深地領教，那原只是一片美麗的夢，一個大謊了。

征人的哀怨

五六

支那，廣大的疆土。河山是如何壯偉啊！

中國海的濤聲，長江的幽麗，黃河的醇厚，田園的肥沃，人民的忠勇，這些有什麼「膺懲」的罪過啊！一個祖宗的子孫，有什麼仇恨啊！今日，這萬古遺恨的戰爭，將使兩族永失和諧了。

啊，無知的軍閥，「我們爲什麼要遠征支那！」

貞夫，想着握緊了拳頭，向空捶擊去。

「我們爲什麼要遠征支那啊！」他又重複着。這樣他的情感突然興奮了起來。他想：

「這樣，就是忠君麼！」

「瘋狂的殘殺，縱火，姦淫，這就是皇軍的報國行爲嗎！」

貞夫越激動了。

真理和邪惡矛盾着，他脆弱的理智再也不能支持了。他苦痛着，自己爲什麼要這樣無恥地做着正義的劊子手啊！他想着，想着，思緒絞成一團，他自己有點迷惘了。

『我不能做劊子手啊，我，……』

他清明的理智，被掩在紊亂的現實中了。他突然從腰間摸出那短小的戰利品，對準自己的大腦。

『乒！』貞夫應着槍聲倒下了。

這時，在那廣大的荒場上，晚風，淒涼地吹過。暮靄，漸漸蒼茫了！（完）

夜三點

林適存

下雨的季節，氣候像江南的春天了，道路的泥是溼滑的。

雨絲絲的下着，用每分鐘百四十步以上的速度，夜色沉沉，靜穆地，向×城路上走。幾百隻泥腳，在泥濘的道路上，踐出些破殘的腳印，沒有月，也沒有星的，只有借着泥路上的水的反光，照着這兩百個人的行進。

「敢死隊」！光榮的敢死隊兩百個人是敢死隊的兩百個隊員。

夜一點了，北部的天氣是寒冷底，春雨絲絲，更顯出夜的沉重。每個人都想着不同的心事，每個人都得注意腳下的路，兩百個心情是和腳步一樣雜亂。有人回憶到年少的英雄，在當兵的生活裏尋找那最勇敢的一段：有人想到死，或許想到家裏那個不甚恩愛的妻；還有些幻想，幻想不久之後的一回戰鬥；到過×城的

人，更計劃着從什麼地方爬城，住在城裏的那個年輕的姑娘，是不是逃到鄉下去了？是不是給鬼子兵樂了去？

三鐘點之前，第八支隊在迴龍山集結了（由迴龍山到×城有六十里）支隊長傳下了命令，要每個小隊派十個差，一共兩百個人，這十個差要派膽子大氣力強的人。弟兄們以為派到後而挑糧食運子彈去，大家都不願意。後來支隊司令說是挑的『敢死隊』，軍伍裏加入敢死隊是一件光榮的事，所以報名的超過了名額，這兩百人，是細裏揀細，兩百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敢死隊長何漢初，年紀三十七八，是八支隊的一位營長，為人沉着勇敢，由行伍出身，當兵八年，能由列兵爬到營長，何漢初這樣的人是少見的。打起仗來頂不怕死，他的弟兄也不怕死，敢死隊的兩百隊員，他那一營佔了一半。

從迴龍山到×城，羊腸小道，天雨濘滑，以急行軍的速度，也得四個小時，

夜 三 點

六〇

在晚九點出發，除了路上必要休息，應該夜兩點到達城郊，除了何隊長誰也不知道支隊司令玩的什麼鬼。x城給鬼子兵佔了上三個月，四圍做好了工事，再說守城的鬼子，在四百以上，加上了僑國保安隊，總有一千人。兩百名敢死隊，怕不成了送死隊？大家打夥兒心裏這樣想，可是誰也沒有說出來，因為他們相信支隊司令，相信何隊長，支隊司令不會叫自己的弟兄送死去的。

春雨伴着春風，行路人感到寂寞呢。當兵的人可像一隻失羣的雁，雖然他們不是雁那樣征途漫漫，然而，却有那些孤寂之感，夜十二點了，正是單身人感到寂寞的時候，一些無聊的對白，就像那絲絲的春雨似的，偷偷地落在隊伍的中間。

『李福升！聽說城裏有好娘們，咱們得樂一回』。李楚才第一個說話，他真這樣打算，真想找個娘兒們。

李福升沒有理他，看看官長們都不在，李楚才趕上去幾步，持前面的列兵調個了前後，拍拍李福升。

「咱們當兵的，真是三年不見女人，熬的老母豬鬃貂蟬，噯！迴龍山茶舖裏的老板娘不壞呀！」

「你沒有錢，可不自憊心思」？李福升的心也癢了。

「咱們不能一輩子沒有錢呀？」成班長也參加了談話。

「這次攻開了城，說不定每個人賞個四塊五塊的，有四五塊錢，還睡不了一夜！她媽的又不是黃花貨！」

「你想花五塊錢買個錶掛掛。」（錶者，軍隊中專指花柳病的魚口的代名詞）李福升諷刺李楚才。

「你媽的！你才是個老『錶』。你記得在彰德城的時候，左邊一個，右邊一

個」李楚才反攻了。

道着了李福升心病，趕上前一步，摸摸李楚才的屁股，正想說兩句俏皮話，冷不防何隊長從後面來了，成班長先看見，恐怕李福升吃苦頭。

「李福升！爲什麼不走好？」他裝做罵李福升。

何隊長沒有說話，李福升偷偷他吐了下舌尖，他想準可以吃一記拳頭的，誰知隊長沒有管他。

「成班長！停止休息，不要叫吵，不准點火，班長在前面山腿裏集合，快點！」何隊長低聲地下命令。

成班長復誦了一遍，很快底命令就傳達了出去。

十六個班長由成班長的領導，向何隊長敬了個禮，兩位隊附，也挺直了站在細雨的紛飛下。

何隊長的聲音像春雨一樣的輕微，他說：

「命令」！照着支隊司令給他的命令，低聲朗讀：「茲派少校營長何漢初爲敢死隊長，率領該隊前往攻擊×城，限令（××日）晚二時到達。完結」！

每個人都屏氣靜聽，當何隊長唸到「限今晚二時到達」，大家都以爲下面還有更詳細的任務，不然，可不像他們所懷疑的，×城的鬼子兵和偽軍，不下一千，兩百名敢死隊，豈真的變成了送死隊！何隊長讀完命令，大家都放出左腳稍息。

「本隊奉着命令，從各連裏挑出兩百個弟兄，三員官長，支隊司令把這個責任交付給我們，我們就要完成這個任務」。

「你們讀過三國志嗎？三國上的甘甯，他帶五百兵去偷營，把敵人殺得大敗，自己一點也沒有損傷，我希望我是甘甯，你們都是甘甯的兵卒。」何隊長停頓

夜 三 點

六三

夜 三 點

六 四

了一下，覺得沒有說閒話的空閒，重新又提到爬城的事情上面來，「我們只有兩百人，敵人有一千，但是我們不要怕，今晚兩點半的時候，城牆上面放紅燈，我們就開始動作，城裏人做內應的。」

大家鬆了口氣，原來城裏面有內應的。

天也順着人的心願，沒有下雨了，道路雖然溼滑，多少已得了許多的便利。前進十里，便有了鬼子兵的崗位，何隊長重新下了個命令，叫大家小心點，不許談話，不許在隊伍裏抽烟。這一帶的地形大家都是熟悉的，避開哨兵的盤問，漸次向城推進。

兩百人的心是緊張的呀！他們緊迫的情緒，連想一想那些浪漫的念頭的空間都沒有，大家灣下身來，重新打好綁腿，把水壺乾糧袋都束在皮帶裏，子彈帶也檢查了一遍，不讓他走路的時候，發出一點聲音。在一個很小的口令的指揮下，

輕快而又急速地，兩百人的脚步是一個方向，兩百人的心是一條心。

李楚才總想女人，想迴龍山茶舖裏的老板娘，夜風習習，營兵是怕女人的影子爬進他的心的。

因為繞了些路，又是夜晚和下雨的關係，平安無事地，却也兩點鐘才到城外

正是下雨的好處，進城的馬路口的哨兵，都躲在屋子裏面睡覺去了。經過五分鐘的布置，大家都找着掩蔽的處所，只等城樓上的紅燈擺動。

時鐘的擺的擺動，是規律而遲慢的。部署才好，何隊長又想到了爬城的方法，城牆很高，沒有梯子，城牆上面如果不放繩索，就有天大的本領，也爬不進去，再說，鬼子派得有步哨，一開起鎗，事情就壞了。

焦急和一切的憂慮都是無用的，一分，一分鐘過去，何隊長和成班長的手錶

，都已經到了兩點半。大家都幻想着盞紅燈，像一團火球一樣的，輕輕地，慢慢地，在城牆的邊沿搖晃。然後，城上放下繩索來，砍了守門的鬼子，把城門打開來，大家再衝進去，把鬼子的頭腦宰了，城樓新插起自己的國旗。

兩點四十分了：不但沒有紅燈，連一個微細的聲音都沒有。兩百人等着何隊長長的命令，何隊長却等着紅燈出現，他焦急了，支隊司令的命令上面沒有告訴他，假使沒有紅燈，城裏的內應沒有發動，他應當如何處置，爬城嗎？恐怕不能，不爬嗎？又怕城裏的內應遭了敵人的毒手。

這真是一件悶人的事，把隊附和幾個班長叫來，他們也沒有辦法，只有叫大家等，等着城裏的消息。夜是更深沉了，春風帶來了更重的寒冷，城郊靜得連一絲聲音也沒有，兩百人沒有一分鐘的吸呼是鬆弛的，只等着城上的紅燈，那生命
的紅燈。

到了三點一刻，還沒有動靜，何隊長有點懷疑支隊司令部的命令了，也許，是弄錯了時間，或者是上了敵人的當，敵人故弄玄虛，想把支隊誘近×城再想法解決，這樣，兩百名兄弟的性命不很危險嗎？

正想着這一個緊湊的關節。「卜」一響！靜空裏如一流星掠過，第一槍響了。何隊長還以為是弟兄的槍走火，第二槍又響了，城裏有了爭殺的聲音。

准是城裏的內應沒有照着計劃發動，一直三點一刻了，城牆上還沒有紅燈，照槍聲說，一定是城裏的內應和鬼子兵衝突了，不顧這一切顧慮和困難，何隊長一聲喊，兩百名弟兄虎一般躍起。

循着熟悉的道路，挨到城腳，城外有矮小的民房，城上雖然沒有紅燈，牢固的繩索却垂掛下來。

城裏有兩處起火了，哭殺的聲音慢慢變得嘈雜，在城牆的上面，白刃和白刃

夜 三點

六七

相對了，鬼子兵偽軍，敢死隊大家混殺在一起，何隊長叫弟兄們快上城，自己和三十個弟兄：伏在城西的門側，希望城裏的內應把城門開開。

因為夜黑，鬼子兵摸不清有多少人攻城，城裏的內應又故張聲勢，所以，一直沒有得手。

看看爬城的人沒有得手，何隊長想繞到×城的北門去，成班長來報告，後面的敵人包圍了上來。

何隊長有點慌了，這可真中了敵人的計，假使城裏的鬼子兵衝出來，內外夾攻，兩百人敢就完了。

來的，不是鬼子兵，是增援的第八支隊。

支隊司令估計着何隊長已經進了城，誰知，城裏的內應壞了事，要不是八支隊趕到，城裏的鬼子兵衝出來，兩百名敢死隊够什麼呢？

夜裏的戰鬥同春雨一樣輕飄，誰也摸不清底細，誰也不敢大胆部署，槍聲稀零，天色漸曙。

在城西的樓牒上，敵寇的太陽旗旁邊，一個淋血的頭顱，晨光熹微中，支隊司令認出了那是支隊副司令的首級。

三天前，副司令被派去說服×城的「保安隊」？約定在今晚三點鐘起事，也不知如何，把事情弄糟了，副司令殉了國。

八支隊的兩千多弟兄，都認出了那一顆頭顱是誰的，副司令死在殘酷的日本人手裏，弟兄們要同日本人算賬，要替自己的副司令報仇。

一個接着一個，敢死隊打前，何隊長舉起了他的大刀，八支隊的戰士怒吼了。×城的腳下，流着祖國勇士的碧血。

春雨紛紛，鮮耀的青天白日代替了罪惡的太陽旗，飄揚在×城樓上。

夜 三 點

六九

留 守

魯 彥

陳家婆婆清早打開門，忽然吃驚了。

『前面怎樣呀？……』她叫着說，抹抹眼睛，像在疑心眼睛出了毛病。

可是仔細望去，前面仍舊是一片碧綠的菜地，過去是板橋，是小河，再過去仍舊是一座長滿了松樹和竹子的高山，只是從山坡到小河邊，不過板橋一直往西，改了樣了。往日這條路上頂冷靜不過，現在却全是人了，還有牛，還有羊。

陳家婆婆看得清楚，有些人都是住在前山的，他們現在全家出動了，帶着一點行李。做什麼呢？陳家婆婆心裏明白。她點點頭，又把門關上了。

走到她到廚房，看見二媳婦正在燒火煮飯，沒做聲。走到大媳婦房裏，大媳婦在給孩子穿衣服。

「你好穿衣服，抱着他到我房裏來，」陳家婆婆很從容的說，一點也不慌張。
「讓大孫子睡着，別鬧醒他們！」

大媳婦點點頭，說聲「是」心裏却猜不出婆婆叫她爲的什麼，急忙把三毛穿着好便抱着他走進婆婆的房裏。二媳婦已先一步到了，大家好奇地等待着婆婆吩咐。

「給孩子們吃得飽些吧，」陳家婆婆緩慢的說，一面喝着二媳婦端來的早茶。
「你們也要吃得飽，等一下好趕路——咳，你們早一點到舅公家裏去吧……」
大媳婦和二媳婦突然吃驚了，面色都變了青。

「婆婆……」

「照以前商量好的做吧，前山的人已經走了——別慌！他們也是剛才走的，你們還來得及。去把要用的東西收拾好，不要多帶，我叫吳老頭送你們去……」

「婆婆這樣說，還是不想走嗎？……」大媳婦問。

「我早已說過，我將在這裏看家。」

「那不行呀，婆婆！」二媳婦叫了起來，「日本鬼子來了，你……你怎麼辦呵！……」

「別亂叫！會把孩子們鬧醒來！」陳家婆婆揮一揮手，說「趕快收拾行李！我在這裏自有辦法，你們不必記掛在心。」

「婆婆不走，我們也不去！」大媳婦說着落下眼淚來了。

陳家婆婆皺了一皺眉頭，生氣的說。

「你不要胡說，大媳婦！這幾個孩子犯了什麼罪呢，你也要他們跟我在這裏？你生了三個兒子，不想把陳氏的後代養大嗎？……」她摸摸大媳婦懷中的三毛，「你看，他生一副這樣好的相貌，大起來了不得呀！……」

「就讓我陪着婆婆在這裏吧，」二媳婦說着攀住了陳家婆婆。「你一個人在這裏，誰照顧你呀！……」

「你們孝心，我知道了。我一個人自有辦法，別擔心吧。大媳婦一個人照顧不了三個孩子，現在比不得往日，你得盡心竭力幫她。聽我吩咐，別多嘴，趕快開飯，趕快去收拾！聽見嗎？真有孝心，就得依從我！……」

陳家婆婆從大媳婦手裏接過三毛，揮着手叫大媳婦和二媳婦走出去，然後緊緊的抱着三毛，不斷的吻着他。

「做個好孩子呵，三毛！但願一年到頭沒有病痛，大起來爭氣做人呵！……」

陳家婆婆說着笑了，同時眼角有點濕。但她怕被媳婦們看到，又立刻壓住了心頭的苦惱，抓着一毛的胳膊，引得他哈哈大笑起來，於是她也就暫時忘記了眼前的別離，真的高興大笑了。

但是大媳婦和二媳婦却都在低聲的哭泣，心慌意亂，什麼事情也做不好，滿房翻得一團糟，包裹打好了又打開，打開了又打好，塞進這件，又丟出那件，想起來件件要，却又不能多帶，半天沒收拾好。

「天呵，叫我們怎麼過日子呀，什麼東西也沒有！……」大媳婦哭着說，「這裏不是好好的嗎，什麼都齊備！……要不是這三個孩子，我甯可死在這裏！……」

這時陳家婆婆又來了，後面跟着吳老頭。她聽見大媳婦對二媳婦這麼說，便插了進來：

「別嚕嚇呀，大媳婦，少帶東西，舅公那裏都有的。一時不能回來，也可以慢慢添置。你丈夫會寄錢來。我是什麼都心滿意足了，」她轉身對着吳老頭說，「兩個兒子一個升了排長，一個做了賬房，三個孫子都長得這樣乖，六十歲的人

，享到了兒孫福，……我現在什麼念頭也沒有，活着一天，給兒孫守一天家，他們總要回來的，況且這是祖墓，祖宗墳墓在這裏，我也得看守……」

「你的話說的對，」吳老頭摸摸鬚鬚，點頭回答說，「她們女人家，年紀青，應該暫時躲一躲，何況還有小孩子。像我沒什麼牽累的人，才是不必走的。五十幾歲了，從這裏生出來，在這裏長大，在這裏老，一塊石頭，一根草都認得我吳老頭，都是吳老頭的朋友，走到別處去，人地生疎，活着有什麼意義呢！……唔，你這被包不是這樣細的，讓我來吧，」他說着彎下腰，給陳家大媳婦幫着細行李，一面還勸慰着眼淚汪汪的陳家大媳婦說，「別牽記你婆婆，這裏有許多老年人留着不走的。我送你們到了那裏，也要回來。打仗的事情，我們看得多了，你們不久也可回來。……」

這時十二歲的大毛和五歲的二毛都醒來了。他們鑽出被窩，奇怪的穿着，聽

着。

「做什麼呀？」二毛莫名其妙的問大毛。

大毛搖搖頭，心裏却明白，嘴裏却不說。他很快的穿好衣服，再幫着二毛穿，然後把書和文具玩物都裝進書包又紮了一大綑，還把別的東西往他媽媽的包裹裏塞，但是他的媽媽却把他的東西丟出來了。

「你塞了這許多東西，叫吳公公挑得動嗎？……什麼要緊東西，穿不得，吃不得！」

吳老頭隨着眼笑了。連連點着頭，走過去檢起大毛的東西，仍給裝進了包裹。『好的，好的，我給你們挑去，孩子跟我們老頭子一樣，捨不得去開自己的老友朋。』

大家收扮好行李，便去吃早飯。大媳婦和二媳婦只是夾菜給大毛和二毛，自

已很難下咽。陳家婆婆心裏也說不出的難過，但她還是勉強裝出笑臉，一面來招呼那些向她報告探問的鄰居，一面夾菜給媳婦和孫子。

「吃得飽些吧，你們別慌張，緩緩走，今晚宿趙集，明晚宿葉站，後天就上火車，一直到舅公家。別讓孩子們受涼挨餓……抱一個牽一個，你們倆換換手。……媽媽帶你們做客人去」，她對二毛笑着說，「那邊好玩呀，舅公家裏什麼都有的，比這裏好玩得多呢！……嗚嗚嗚，還有火車坐！你要聽話，別跟人家吵架，聽見嗎？……」

二毛聽得眯着眼睛笑了，但大毛却偏着頭說：

「嘻！逃難去的，我知道！日本鬼子要來了呀！……」

陳家婆婆立刻瞪起眼睛止住了她：

「別胡說！是舅公做生，要你們拜生去的！」隨後她對着大毛又做了個眼色

大毛不做聲了，得意地對二毛笑着。表示出他上了婆婆的當還不知道。但過了一會，他忽然想起了一件事，叫着問了：

「啊唷！婆婆！你做什麼不去呀！……」

「過三天婆婆也來了。」陳家婆婆伸着三個指頭說。我這裏還要清理一點東西。」

「三天不要緊嗎？」大毛很不放心的問。「只剩你一個人了！」

「怕什麼！老鼠來了有貓拖，強盜來了有狗咬，——哎，媳婦，你們當心這幾個孩子，一路上別跌交呵……到了那邊寫信來……」

二媳婦含着眼淚，餵三毛吃飯，大媳寡哽咽的說：

「吳老公公回來，要給婆婆帶點什麼嗎？……」

「什麼也不要，」陳家婆婆搖頭說。「我這裏還有兩個月的柴米，菜有的割，錢也備足了，不用你們掛心……這屋子，這菜園，都是我幾十年心血換來的，我住在這裏比在什麼地方也安心也歡喜……。」

「真是呀！」吳老頭插了進來說，「就像我那個茅草屋，你們看起來真可憐，我住着却住在皇宮裏一樣呢，到底牠是我親手蓋的！……你們大家放心，好人自有天保護的……。」

他們吃完飯，門口已經非常鬧了。陳家村的人紛紛出發了。大家挑的挑，背的背，扶老攜幼，慌慌忙忙的從陳家婆婆門口走了過去。有些人還特別灣了進來，催促着他們快走。有的說日本鬼子已經到了前山，有的說今晚一進到，有的說那裏開到了中國兵。

「不管怎樣，要走就早走，」吳老頭說着把行李挑到門外，在那裏等着。

但是大媳婦和二媳婦却拖着婆婆，放聲的哭了。

「還是同我們一道走吧，婆婆……你叫我們怎樣放心得下呵！……這許多年來，我們沒離開過你，現在情勢緊急了，怎麼好把你拋在這裏呀？……」

「那是我願意，不是你們要丟開我，放心去吧！……」

這時三個孩子也哭起來了，大毛頂懂得，他拖着婆婆，喊着要她一道走，二毛，一手拖着二媳婦，一手拖着婆婆，三毛是吃了驚，緊緊抱着他媽媽的頭頸。

「看孫子面上，婆婆……」大媳婦把三毛貼着婆婆，哭着說，「你頂愛孫子，你別離開他們吧，不見婆婆，這幾個孩子好苦惱呵……」

陳家婆婆一陣心酸，眼淚終於紛紛下來了。真的，她是多麼的愛孫子，這十幾年來，她就是全爲孫子活着的，什麼時候也離不了他們。想到現在這一別，沒有見面的把握，就像有千萬把刀割着心坎一樣。

「咳……咳……我何嘗願意離開他們……」陳家婆婆嘆息着，「就是爲了孫子，我要在這裏守着呵……他們的爺在爲國家出力，你們救護後代脫離這火坑，我……我在這裏給他們守祖宗的坟墓，給他們守財產……各人各有各人的事呵……」陳家婆婆哽咽的停頓了一會，摸摸三個孫子的頭，又一一的吻了一遍，忽然止住了眼淚，堅決而且嚴肅的說。

「我要在這裏守到死呀！聽見嗎？別再擾亂我的心趕快走吧！各人做各人的事！大媳婦，二媳婦！你們若不好好把孩子們養大，你們就是不孝！……走！……走！……走！……走！……」

陳家婆婆把他們一個個推出門外，突然把門關上了。

門外一陣愁痛的啼哭聲，叫喊聲。

「婆婆！……婆婆！……」大媳婦二媳婦叫着，孫子們叫着。但是陳家婆婆

夜 三 點

八

再也不理會，在門邊坐下了。

過了許久她聽不見哭叫聲，才打開門，坐到門外的菜園旁。她朝他們去的路
上望着，好像還看見他們一點後影，一步一回頭的走着，直至什麼也望不見，她
才失神地轉過頭來，面朝着綠菜園呆望着。

但是不一會她忽然微笑了。她想起了這菜園是她和媳婦掘的土，播的種，灌
的水，還有孫子們幫的忙，看着牠抽芽，看着牠長大，而現在，已經又肥又大了
。她聞到一股非常親切的香氣從土裏湧了出來，感到異樣的經輕而且暢快，好
像自己又年青了，年青得像一個小孩子，剛從這土裏爬出來的一樣。

三個符號

阜東

在一個黃昏的傍晚，我吃過晚飯，匆匆的跑到病房去，開始這六點至九點的晚班工作。接班的時候，同事告訴我：『第一病室有三個重傷的健兒到割症室開刀去了，請你特別注意他們！』

這是醫院中的工作規則，凡是交班的時候，須得將重病人的情形詳細告訴接班的人，以免疎忽。

不到七點鐘，開刀的三個抗戰健兒一齊抬回病房來。他們蒼白的面色，呻吟的聲音，使我的心情頓然感到十分緊張。有兩個是從腿上取了子彈出來的，傷勢較輕，休息了一會兒，我給了他們一點稀粥喝，安慰他們幾句，他們慢慢的躲到睡鄉去了。

夜·三點

八三

睡在第四號病床上的第三個健兒情形非常的惡劣。他是大腿根上受了重傷，潰爛得範圍很廣，醫生把他的下部整個的刮了去，他青白的面孔上，綴着那豆大般的汗珠，微弱掙扎的呼吸着，我立在他旁邊，叫他，安慰他，給他拭去額上的汗珠，他一點表情也沒有。

我想看看他的傷口，伸出手，又縮回來。我並無所顧忌，我依照平時的經驗，不便違背病人的意思。他入院已經十天了，每次當我們女護士要給他換藥，他無論如何不肯。他說：「請你們諸位小姐不要來，我的傷口在……有他們男醫官就夠了。」他說話非常的和靄而有禮貌。給他遞一口水，他總得說：「謝謝你！」護士們沒有一個不喜歡他。現在，他昏迷了。我看他那種沉重的樣子，不管一切，硬揭開他的被窩去檢查，啊呀，傷口的血，不住的向外流。我立刻到辦公室去，給醫生打電話，報告這種不祥的情形，醫生吩咐我給他注射生理鹽水。我把粗

長的針尖插在他的大腿上，他那失去知覺的皮膚，絲毫不感到痛苦。

半小時後，鹽水注射到他的身體中，也發生了相當的效力，他的神志恢復了，睜開一雙失神的眼睛看着我。我給了他兩調羹白開水，他感激得眼淚在他兩隻深陷的大眼中閃爍，斷斷續續的聲音，低微的喚我，對我說：

「小姐！我的傷太重了，大概沒有什麼希望了。」

「不要着急，好好的養息，不久就會好的！」我明知道他說的話不錯。但是我如何忍得說：「是，你沒有希望了！」

我想給他一口稀粥，他搖一搖頭，又輕輕的說：

「請你把我枕下的一封信遞給我！」

我把信從他的枕下抽出來，交給他。他那顫抖的手好容易纔把它握住。他緩緩的嘆了一口氣又少氣無力的對我說：

夜 三 點

八 五

『小姐，這是我寫的一封信。還沒有寫完。我的家，在河北保定府李家莊。我死後，請你費神替我家裏寄去。請你寫上：我是病死的，不是當兵陣亡。因為小姐，你知道，我的家早被日本鬼子佔領了。寫上我是掛彩而死，日本鬼子檢查出來會連累我的父母！』

『你家裏有太太嗎？』我問他。對於病人，本不應該這樣絮絮煩煩的同他說話，可是，他是臨危的人了，我願意他多有幾句遺言。

『太太？』他似乎吃了一驚。他說：『唉！管不了許多。我還有三個孩子呢！我家裏原是富家，自我祖父就在關外開荒，賣苦力，苦作了四十年，積了有三十多頃肥田，九一八後，日本鬼子把我們抄了家，說我們是義勇軍。沒有法子，逃進關裏老家，老祖父活活的氣死了。我在前年，瞞着我的父母，背着我的老婆孩子，到保定當了兵。我準備把東北收回來，把祖父手創的家產收回來，再告訴

我的父母。現在，我實在不願意就死……』他的熱淚流下來，我的熱淚也遏止不住。

『喂！小姐！我還有一件事要託你。』他說話更氣促了，神氣也有點兒急燥。他把頭左右扭了一扭，似乎尋找什麼。他說：『枕下還有三個符號，請你給我！』

我再摸他的枕下，果然有一個破舊的報紙包，打開看，那裏邊有三個『上士』的符號，我小心翼翼的交給他。他細看了好一會兒，檢出一個來，說：

『這是我。那兩個是兩個同鄉的。我們三個人，一同由故鄉出來投軍，都在機關槍連。這次在上海打日本，他們倆在搶敵人的機關槍的時候一齊陣亡了。當時我就把他們的符號取下來收存着，單等抗戰勝利之後，我好去替他們的妻兒領一點撫卹金。不想，時間不久，我也受了傷，我的符號也得同他們的放在一塊

兒了。但是……唉……」

「請你休息一刻好不好？你養息些時，定會復原，不要多用心思，專心養病吧！」我明知道這些話對他無效，但是教我說什麼呢？他似乎也沒有聽見我說什麼，仍然緊握着那三個符號，斷斷續續的說：

「這三個符號交給誰呢？」

「同志，你不必爲這個擔心，你相信我，把這三個符號交給我。我替你們交醫院院長保存着。我們抗戰勝利之後，收復了失地，再把這符號送給你們家裏。你安心養息，這點小事，我替你辦！」我這樣說了之後，他沉默着，沉默着。我幾乎疑心他是信任我了。忽然看見他淚如泉湧，抽抽噎噎的說：

「這些麻煩事兒，我只得……唉！我本不該麻煩你，小姐！不過……」

「沒有什麼，同志！你們替國家服務，吃了這麼大苦，我們應該爲你們服務

。無論你有什麼事，只要我辦得到，請你不要客氣！」我說着，替他把眼淚揩了揩。

「謝謝你！」他還沒有忙了禮貌。「這三個符號，到了我死之後，請你一併拿去！」他說着，又看那張破報紙。我知道他是要好好的包起來了，我替他包好，交給他。他緊握着那紙包，又說：「等我死後，這件事拜託了！」

我再安慰幾句，要去看別的病人，他又叫住我：「小姐，我太感激你了，我口袋裏還有六角錢，也請你拿去。這六角錢不是我的，是我那兩個同鄉的，請你同這符號攔在一塊兒！」他說話的聲音更低更弱了。

我一切都答應他了，他點一點頭。他的臉色忽然變得十分可怕，一陣陣的發紅，呼吸也微弱如絲。我知道這位愛國健兒轉瞬要離開人世，我的心顫抖着，勉強替他打了一針強心劑，結果無效。最後一剎那，他用祈求眼光望着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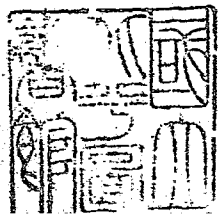
三個符號

九〇

天正下着暴雨，好像爲這位爲國犧牲的健兒流淚！

我本來到了下班的時間，但是我願意親自使這位忠勇鬥士得到最後的安慰，我替他換上衣褲，看着工人把他抬到停屍房去。我取了他緊握的三個符號和那六角錢，冒雨到院長室去交代清楚。

寄語那位長眠的勇士，你告訴我的我都替你辦了。只是，那三個符號還沒有法子交給你們的家裏，但是，不久我們一定會收復失地，使你們的父母知道你這樣忠勇的兒子。



82

135562